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說部叢書第三

集第二十一編

怪手印

下冊

中華民國六年四月初版

(怪手印 二 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譯者 丁宗

堅一

校訂者 洽風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者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
興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福州廈門
廣州潮州韶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
貴陽 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文 藝 叢 刻 五 種

宋元戲曲史

冊 六角

王國維著 是書十六章。自上古至五代章。宋四章。金一章。元六章。雜論四章。戲曲者社會之歷史。教化純駁。風俗貞姪。於以寄焉。惟向無專門記載。其散見於舊籍者。又苦漫漶難稽。莫資攷鏡。本書爲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。凡所論列。皆依據史乘文籍。爬梳抉剔。窮源竟委。準古證今。足資參考。

梨園佳話

冊 五角

下夢生著 是書專論今劇。凡四章。第一章論京調徽調并及崑曲。子目二十有四。第二章專論京調各齣之唱法。子目三十有三。第三章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。子目五十九。第四章結論。子目二十八。此書筆墨腴潤。條理分明。與宋元戲曲史及顧曲塵談合讀。可以見雅樂之盛衰。視國風之今昔。不僅供顧曲者研究已也。

西洋演劇史

一冊 二角

許家慶譯 本書敘西洋戲劇沿革。自希臘羅馬以至於現代。敘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。自英俄德法以至於比利時挪威。極簡明又極詳贍。其論戲劇之趨勢。謂由文學而變玄妙。由玄妙而變寫真。皆本於發揮良知之作用。持論之精。得未曾有。

讀畫輯略

一冊 四角

玉獅老人著 是書著者工書善畫。生平所見名蹟絕夥。即本其曾經寓目之名人手蹟。著書四卷。約十萬言。第一卷辨古今名蹟之真僞。第二卷以下。斷代爲書。曰宋元明。曰清。曰並世名手。上下古今。搜羅略備。開卷披閱。則於讀畫之法思過半矣。

小說叢考

二冊 八角

錢靜方編 本書專考究舊小說之原委。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。必搜羅其來歷。窮源竟委。博引繁稱。凡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。頗宜手此一編也。

怪手印下冊

第九章 死光

某日之晨。克雷方在試驗室。閱科學書。余則從事於打字。忽聞剝啄聲。克雷似已知來人爲誰何者。立起應之。則伊蘭與裴雷也。克雷殷勤問曰。清晨賁臨。儻有故歟。伊蘭顰蹙曰。頃又得怪手之書。適裴雷君在舍。吾二人以爲茲事絕奇。亟應奉白。承裴雷君厚意。伴吾來也。克雷接書。偕余閱之。其文曰。

汝若以人之生命爲重。其令勒納第。克雷以明晨九時離紐約。否則每一小時必有一路人斃於克雷之試驗室外。俟彼出境而後已。

署名處有習見之手印。信末更附一行曰。一果克雷如吾之言而行。今日卽置一棧於試驗室之窗。爲許可之表示。一余閱畢。不勝駭異。裴雷問曰。吾儕當

以何法處之。克雷淡然笑曰。靜以待之可耳。

是日別無怪事發生。余亦不願爲庸人之自擾。後此方知克雷貌雖鎮靜。實則未嘗無準備也。

吾書更須補敘者。克雷之試驗室在大學校舍之極端。後爲校中之空院。門則開向冷僻之市街。後此方知對門之陋室。實怪手新設之會所也。次日。余輩晨起。仍往試驗室。時絕早。克雷專心於儀器。而余則執筆作書。克雷忽指一器。謂余曰。此器絕奇。能測驗印佛來紅。(Infra-red) 光綫之名之無綫電光。吾意此光殆與意大利人鄔利維所發明之弗光。(Farays)相似。余舉首問曰。君何以知之。此器爲何物耶。彼注目於器。答曰。此近時藍萊教授所創之測光器也。

余就而觀之。適立忙人鏡(bush-body)之前。忙人鏡者。狀與返光鏡相類。日前克雷裝於窗架上者。凡街市情形。能於鏡中歷歷見之。余偶矚鏡。見有多人圍

立於路。急呼克雷。偕余對鏡觀之。乃知多人所圍視者。實一仰臥之人。此人方立於試驗室外之街。忽以手撫額。遂仆地。蜷轉其身而死。旋見有一羣紛擾之人。昇尸去。余驚顧克雷。見彼方閱時計。自語曰。甫逾九句鐘也。無何伊蘭偕裴雷來。伊蘭駭呼曰。吾方聞此驚人之耗。吾儕必如何而後可耶。克雷不答。注目於儀器。餘人亦默然視之。余之眼光似爲忙人鏡所攝。仍時時窺視。未幾又見路旁死一人焉。不覺大驚。急閱時計。則十句鐘也。吾大呼曰。克雷又死一人矣。克雷急趨余側。又見有過客圍視倒斃之人。於是吾輩皆大震。嘿不一語。克雷忿見於色。回身自語曰。吾已爲人制決。以明日赴南美矣。伊蘭目視克雷。蓋既受外界之恐怖。復聞克雷決別之言。遂不知所措。旣而神少定。方欲有言。而克雷已取架上之人造花。插入狀似花瓶之玻管。徐步而前。置於窗檻上。最易著目處。余輩皆以爲異。伊蘭曰。竟不能與之抗耶。克雷淒然搖首曰。吾技窮矣。彼

魔力絕偉。吾弗能測其所屈。已決計去休。不獨免汝之驚。且不再使無辜之人。因我而死。余輩聞言。竟不知所答。雖伊蘭亦不挽其決心。蓋克雷惟恐十一句鐘再有無辜之人倒斃也。既而十一時矣。果不復見前兩時之慘劇。克雷去志益決。卽余輩亦信其主張爲事實。所不能免矣。

克雷旣欲遠適。余亦擬偕之而行。卽與伊蘭裴雷豫爲明晨之話別。然微窺克雷之意。似別有屬不願作此無謂之周旋者。蓋彼屢注目於清晨所研究之測光器。躊躇不定也。

伊蘭情不自禁。含淚曰。我甚悲……克雷愀然答曰。我亦如是。伊蘭……但……或者……困難消滅時……言至此。哽咽不能成語。旋回身強作笑容。與之話別。

伊蘭與裴雷甫出。克雷卽閉門。復趨測光器。余問曰。汝何爲耶。彼曰。子姑待之。

一似彼尙未了然也。旋見彼從窗之側面行近窗。前向市街窺視。忽見一閃之光。彷彿日光。照於雙眼。視遠鏡者。由對街窗中反射而來。克雷徐離窗視余。曰。此時對屋有人窺視。吾輩降伏之標識。指花瓶吾亦弗敢詳察。恐又累及路人之生命。言已。沈思有頃。出一匣包之。後此方知對門之屋。斯時果有惡黨兩人在焉。一爲有名無行之李喀羅教授。卽喬妝醫士。竊取山畔醫院之昏睡藥者。又一人。則怪手之祕書。年頗少。前者怪手取伊蘭之血救西魔時。彼曾以警察來捕。警告其黨者。時則李喀羅大聲呼曰。視之。有一標識。花瓶也。吾輩勝彼矣。言已。顧其身旁之奇器。若奏凱者。器卽印佛來紅弗光機。爲一有力之電弧。集合體所發光綫。經一漏斗狀之物射入。變壓器或稱聚心儀。卽有猛裂之光。由此而過。管狀器之彼端。此卽印佛來紅熱流。彼用以殺路人者。旣而李喀羅指機顧其伴曰。此物殊有効也。

克雷讓步之理由。余亦不再與之討論。然以彼已經過如許之怪奇案件。絕不畏難。至此獨存讓步之心。亦足見其慎重。次晨。即將試驗室封鍵。凡貴重行李。悉以客車載之。迨抵輪埠。克雷之面突見一種感激之色。蓋時雖絕早。而伊蘭已偕約瑟芬。裴雷同來送別也。克雷下車而就伊蘭。命彼所選擇之運夫兩人。俟於其側。此兩運夫者。一爲愛爾蘭人。年老足微跛。一爲頗長之法蘭西人。鬚翹如菱角。彼與伊蘭握別後。卽指揮運夫運物登舟。伊蘭懇切謂克雷曰。吾能送汝登舟。歟。克雷謝曰。船開在即。不敢勞矣。含淚而別。運夫負物隨吾輩。後伊蘭忍淚呼曰。行矣。願君平安。

既而吾輩登輪舶。機板。余於人叢中。見有凶黨兩人。目視船員。及紛紛之搭客。克雷亦以目竊窺。似恐爲其所覺者。旋即立近船欄。遙向伊蘭裴雷揮手。二人亦揮手答之。殆不勝別離之感焉。余則立於欄畔。目注岸上之行李。蓋吾輩到

埠。距開輪已近。復與伊蘭話別。又擲數分鐘之時間。此時輪將開矣。猶有強半之行李。未運入船。克雷卽指其豫定之艙室。謂運夫曰。運至彼處。又呼曰。華邇德。來余從之行。然心中頗悶悶也。

時則二凶黨復雜入人叢中。其一人祇隨吾輩登舟。又一人則在艙室之外。遙立而望。旋見二運夫自艙室出。復立窗下。與室中人語。若有所囑咐者。

伊蘭等猶極目而望。吾儕之影。而二運夫已下船。趨岸搬運其餘之行。李兩人方同昇一小而極重之箱。而輪舶樣板已撤。運夫高呼止之。船員揮手令退。船員中有一人大呼曰。遲無及矣。運夫進退失據。狀至可笑。不得已卽還就伊蘭。時伊蘭將登車矣。老年之運夫向之問曰。此箱及他件何以處之。伊蘭回顧吾輩之行。李見箱有字曰。『內盛貴重科學儀器。搬運留意。』乃謂運夫曰。吾當爲之保管。卽僱一市車。令運夫載物偕之歸。

前隨吾輩登舟之凶黨。是時亦登岸矣。蓋彼千于於吾輩之窗外。爲時頗久。繼乃微窺室中。見一人方閱地圖。一則檢點行李。彼卽登陸。遇其伙伴。略一點首。伸一指遙指輪舶曰。彼等皆行矣。其伴曰。然且遺失行李過半也。

裴雷送伊蘭歸。因爲時已晏。須赴律師事務所。抵門外。卽告別而去。伊蘭顧謂運夫曰。箱籠暫置吾宅。將以下次郵船遞寄也。卽偕約瑟芬入。呼瑪麗送物登樓。約瑟芬旋亦他適。伊蘭獨入圖書室。木立案前。旣而呆坐於椅。取克雷像片視之。淚潏潏下。堅寧恰於是時導二運夫荷物入。問曰。行囊置之何處。伊蘭立置像片。倉猝答曰。任置何處可耳。言已。跛足之運夫卽趨前。操極純熟之愛爾蘭語向伊蘭曰。小人有一密投之信。言次目顧堅寧。伊蘭異之。示意令堅寧退。此跛足之愛爾蘭人卽蹣跚至門下。其帷趨立。伊蘭之後。伊蘭驟覩此狀。幾疑爲怪手一流。竟欲失聲呼救。見跛足之運夫脫其假髮。又一人則去其假鬚。伊

蘭不覺驚喜交集。蓋此二運夫。卽吾與克雷之喬妝。伊蘭期言曰。何……何故耶……吾喜甚……汝以何術……克雷方注目伊蘭。余則不俟言畢。笑曰。毋怪汝不能了然。卽余先亦不知其計。約言之。克雷昨日已有準備。今晨運夫運行李入艙。後彼方告我也。伊蘭不語。余乃續言曰。吾二人卽與運夫互易其服。轉瞬卽畢。克雷更飾假髮。僞作跛狀。且爲我飾此領下之鬚。伊蘭連呼曰。妙甚。喜甚。吾萬不料君等……語至此。忽止。蓋憶及彼於吾輩入室時。注視克雷像片之情形。不覺紅潮滿面。克雷謂之曰。祕之。勿令他人知。汝須設法。使吾輩混出此室也。

克雷探知昨日在試驗室外倒斃之二屍。已置於附近之停屍所。候官廳之檢驗。卽偕余潛往。商允守者入觀之。克雷先就一屍。揭其幕面之巾。見額際有黑斑如錢。復觀第二屍。狀亦如之。余大震。指黑斑問曰。此何故歟。克雷曰。吾聞有

維也納人李喀羅。卽發明印佛來紅弗光機者。此機能射極遠極準之光。光所達處。卽現此狀。余急問之曰。是人在紐約耶。曰然。吾料其在此也。克雷似不欲余窮詰。余亦弗問。卽向守者致謝而出。

當此之時。伊蘭以電話招裴雷。復在電話中謂之曰。汝試猜。頃有何人訪我。裴雷曰。吾不知也。伊蘭曰。克雷與哲梅生耳。裴雷曰。確耶。非奇談乎。彼之所謂遠行者。乃如是耶。伊蘭卽以余所告者告之。不料裴雷之侍者湯麥士。正在門首竊聽也。

裴雷方懸其電筒。而湯麥士已入。裴雷謂之曰。吾將有事於市。稍脫有人來訪。可受其書。其由陶糾姑娘處來者。尤須注意。汝可告以吾因事他出。事畢卽歸。湯麥士領之。卽以狡猾之目光向主人一瞥。應曰。諾。隨行至門而止。略一沈吟。復出自他戶。

未幾怪手新設之會所。忽有叩門聲。李喀羅與怪手之秘書及其他二人皆在焉。內有一人曰。黨魁來矣。祕書啓門。果怪手也。怪手問李喀羅曰。爾之印佛來紅光効力若何。曰。妙極。怪手曰。彼等皆行耶。曰。然。彼於昨日已置花瓶於窗檻。今晨吾儕中有二人隨之登舟。言未畢。叩門聲又起。湯麥士入矣。勿勿言曰。君等知克雷與哲梅生已回歟。凶黨齊聲問曰。回耶。湯麥士曰。然。彼實未嘗啓行。在艙室中與運夫易服。卽登岸。吾方聞伊蘭以電話告吾主人也。怪手努目而視。怒不可遏。卽授計於湯麥士立偕其祕書暨二凶黨出。湯麥士亦行。

時則吾輩方在警署也。蓋克雷偕余自停屍所出。卽問道赴警察總署。告以怪手會所之地點。並爲籌畫襲擊之方法。然後潛行而歸。自試驗室地窖之門入。旣入卽加鍵焉。入窗又掩其窗幕。室中寂無聲息。余持雪茄倚椅吸之。微喟以舒其氣。蓋余當登舟以後。易服之先。猶以克雷眞作遠遊之舉也。克雷趨入密

室。取一小冊。及小篋。出。卽持冊就案翻閱。顧余曰。華邇德。來此節足。以答汝所問之死光矣。余爲好奇之心所迫。急趨前。循其指點處。視之。文曰。

印佛來紅光紀略

印佛來紅光者。李喀羅所發明。蓋由意大利人鄔利維已得之經驗。推廣而得也。彼自創一發光之器。其力能使不返光之面。立時焚燒。如着於人之腦部。焚燒尤烈。據云。惟有用石絨爲背之鉑鏡。可使其光折而旁射。

克雷俟余閱畢。卽啟篋取石絨與鉑製成之鏡。令余觀之。此蓋彼所創造者。彼卽舉鏡作勢。示余以隔斷死光之法。忽聞有異聲出於試驗室。彼甫藏鏡於袋。卽有連珠銃映入眼簾。怪手已徐立吾儕之後。呼曰。嘻。君等以術愚我耶。甚善。甚善。是時。又有二凶黨。由地窖躍入。當門而立。吾與克雷甫一舉步。卽被掀翻於地。更有一凶黨出於試驗室之案下。頃刻之間。環而攻者已四人矣。後此方

知吾輩入窖室時。怪手有一密探。在廢物桶後窺見之。卽以手向對街之屋作勢。更趨門以百合匙啓門。招怪手入也。吾輩此時無法與抗。惟有任其所爲。當吾輩被捕時。湯麥士受怪手指揮。駕其主人之車。逕赴陶宅。伊蘭適將出遊。湯麥士見之下車脫帽。厥狀至恭。啓曰。小人奉主人及克雷君之命。迎姑娘至試驗室。伊蘭略不疑慮。卽登其車。旣至。彼停於試驗室對門之屋前。伊蘭猶以爲彼懶於轉輪。卽隨之而下。孰料湯麥士不越街而過。徑赴車旁之屋。按其門鈴。伊蘭疑而問曰。試驗室在對街。爾按此屋之鈴。何耶。湯麥士詭詞對曰。主人及克雷君均在此。門啓。湯麥士僞向門者問曰。克斐二君在此乎。門者曰。然言未已。卽擁伊蘭入一黑暗之甬道。門卽砰然而閉。伊蘭被擁入室。李喀羅及衆凶黨咸在。室門又闔。怪手忽現於前。伊蘭欲奔不得。駭極。幾弗能啼。怪手向之。猶笑。以手作勢。令隨之行。伊蘭不得已。從至地窖之門。怪手復令彼下視。果見

克雷及余在焉。克雷方立而沈思。余則顏色慘淡。坐一舊箱上。口銜菸卷。

先是怪手及其黨在試驗室。瞰門外無人。卽擁吾兩人入彼魔窟。旋又推入地窖。當伊蘭下視時。余正思潮起落。自念克雷已智盡能索乎。吾輩竟束手待斃耶。陡見克雷面現恐怖色。余循其所視處視之。始知伊蘭在地窖上俯視吾儕。時亦微睨怪手。然嘿不敢聲。狀至可憫。旣而怪手作憤懣之惡聲曰。吾親愛之美人。吾將示爾以新奇之迷藏戲。語未畢。地窖上又啓一門。卽距印佛來紅弗光機之最近處。倏有一光綫由門而入。倘此時攜有測光器者。當可測其光力矣。未幾而光點現於吾足之旁。略一旋動。落於吾履而履上之革已焦。余急偕克雷躍避。光亦追蹤而至。吾輩愈退光愈進。怪手見吾輩逃匿狀。格格而笑。執伊蘭近門強使觀之。余窺怪手之意似亦不欲立置吾輩於死。但百般窘辱。引以爲樂。頗似狸奴得鼠。不卽噬其喉。先銜之擲之。觀其彀。竊以爲戲者。伊蘭駭